

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思想研究

李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该书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著作

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思想研究

李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思想研究/李振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08-05407-X

I. 解... II. 李... III. 德里达, Y. (1930~)-

解构主义-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7840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甘晓培

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思想研究

李 振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57,000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208-05407-X/B·446

定价 22.00 元

内 容 摘 要

解构思想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术思潮,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拥有自己的代表者和追随者,它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毕竟它的形象是扑朔迷离、难以充分表达的。许多解构的术语被大量地重复和延伸,成为分析诸多社会现象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就目前而言,依然存在着对解构尤其是对德里达解构思想的许多误解,有的仅仅把德里达看成西方文论的一种思潮而已,或者对解构的游戏性、文本性不大理解,把解构视为后现代思想的典型。但随着德里达解构思想影响范围和深度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把解构视为一种“极端的社会反思和批判方法”。本文试图着重对德里达的解构思想进行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从它的思想生成到其理论内涵和实践内涵以及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进行详细的、细致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的思想渊源和逻辑展开方式,立足于思想史和现实的基础来理解它的价值与意义。解构并不是一种孤立“空穴来风”的对文本实施判断,它善于从边缘处入手,将各式各样的文本结构的神圣性加以拆解。它探索另

思维方式的重要性 and 可能性,因为我们自以为理解的许多事实和现象,实际上都是以某种形而上学的形式进行表达和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是任何人都无法驱逐的幽灵。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人们从这种习惯于建构体系的迷梦中唤醒。无疑,胡塞尔的现象学、尼采、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

2 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

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们对于各式各样的形而上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胡塞尔的现象学、尼采的风格、海德格尔的诗学、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无不具有解构历史与现实的特征，都带有与现成事物进行决裂的彻底性品格。解构就是沿着这条已被开掘的道路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面临着无底的深渊为止。深渊是德里达经常使用的词汇，几乎变成了一个专门术语。它是指横在人们理解力和判断力边缘的一个异域的世界。解构就是站在最接近深渊的边缘处加以展开的。它的逻辑内涵和现实性品格之所以被认为具有“不可能性”，原因就在于此。它认为任何理论和现实都是充满歧义的，都是延异运动过程中的踪迹，并不具有某种永恒性。德里达对传统逻辑束缚自由、钳制可能性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深为不满，试图通过解构释放出一种“解构性的自由”，也就是一种绝对的正义和解放。正是在这一点上，解构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表明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肯定态度，又显示了他试图以解构的思维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文的最后通过解构的自我辩护的论证方式，把德里达与当今的五位思想家联结起来，进一步说明解构思想的当代性质。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deconstruction is a great trend which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has its own followers and representatives. Its achieve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critics,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ory of culture, the d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the d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y. All its achievements deserve to be reflected by us. The terms by deconstruction theory are repeated and extended in a large degree, and become the special perspective for our analyzing social phenomena and various thoughts. However, there exists the intendency to misunderstand and assault the theory of deconstruction.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make an active and affirmative evaluation on it. It analyzes both its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aning, and posts its origin of thought and immanent logical structure. It argues that deconstruction is not to make a judgment on the text in an isolated way. In fact the deconstruction is good at the dismantling of the divinity in different texts from the edge or margin of the texts. The deconstruction seeks after the importance and possibility of another perspective. It means that the deconstruction tries to the metaphysics, and particularly analyses its logic contains from the

its birth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etail. Back on the historic thought and reality we expose its logic form, beside its value and worthy. Deconstruction is excellent at explaining all sorts of texts' construction at edge, without being seen as isolated judgment by texts. It examines the importance and possibility of another mode of thinking because many facts and phenomenon that we seemed to understand are in fact expressed and constructed in the form of some metaphysics which is the deconstruction. Ghost that can not be expelled by any person. The key of the problem lies in how to awake those persons from the dream of the habit of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Without doubt Husserl, Nietzsche, Heidegger and Marx have done some creative work in this respect. They have severely criticized all kinds of metaphysics. The phenomenology of Husserl, the character of Nietzsche, the poetry of Heidegger, the social revolution theory of Marx have the qualities of d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and the reality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departing from existing things. The deconstruction walks on along the giggered road as far as the bottomless abyss. Derrida often uses the word "abyss" and it has become a technical term. It means a strange world placing the edge between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his judgment. The deconstruction expands at the edge closing to the abyss. That is the reason why its logical connotation and reality character is believed to have "impossibility". It is said that any theory and reality is full of different meanings and therefore has no eternity. Derrida is not greatly satisfied with the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 which control

freedom and suppress the possibility, pursuing an absolute justice and liberation. It is in this respect that the deconstruction finds the same points with Marxism.

序 一

余源培

李振同志的博士论文《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将由上海马克思主义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我十分高兴。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愿意就德里达思想研究以及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关于德里达思想研究

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一开始在文学批评领域盛行，一度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主流，然后向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渗透，以至于“解构”已经成为一个最为普遍而普通的词汇。它和其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一起对人类的思维模式、观念、文化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之一。在1967年出版的《论文字学》、《书写和差异》和《声音与现象》等三部著作中，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解构主义思想。之后，在他的直接参与和影响下，解构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展，成为一种影响全球的思想文化潮流。

本书对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研究应该放在整个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进行分析。作者首先从德里达解构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成长经历、学术背景和主要思想

渊源等四个角度,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德里达解构与时代思想之间的密切逻辑关系。李振博士的这种介绍精练而不笼统。因为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解构根植于整个西方文化传统,要把这种来龙去脉说清楚是比较困难的。本书抓住与德里达思想的主旨直接相关的结构与解构、中心与边缘、系统与分解、还原与解构等问题,指出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心血来潮,而是具有极其深刻的“必然性”。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尼采的风格、列维-斯特劳斯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等都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紧接着作者对于解构思想的逻辑内涵以及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构的自我辩护等的分析,也都坚持与西方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讨论。这样就把德里达的解构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整个西方哲学研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整体的联系中来认识德里达思想的个体,又从德里达思想的个体中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当代价值,这种相结合较为贴切。坚持当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途径,也是一种历史与逻辑、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获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关系较为具体和深切的理解。

自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各种纷争。有人盛赞它是20世纪下半叶真正伟大的思想之一,也有人认为他的理论纯粹是不可理喻,也有人既承认他思想深刻、见识卓越,又指出其理论有滑入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嫌疑。国际上对于德里达思想研究十分繁盛,文学批评界、美学界、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等都兴起德里达研究的所谓“解构主义运动”。而我国对于德里达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他的生平和思

想尚未被深入研究和理解。据我所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哲学系、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就开始翻译、介绍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中国社科院、北师大、华中师大的几位老师相继发表了有关德里达的论著、文章。但是总的来说,目前从文学批评、美学等角度对解构的研究多于哲学的研究,而将解构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比的有分量的论著还不多见,相关研究还需深化。

二、关于德里达的文本解读方法

德里达思想研究的困难主要在于他所坚持的反理性、反逻各斯的思维方法和书写方式,其理论也极力避免理性的、结论性的东西,甚至在写作风格上也采用一种迂回的、隐喻的风格。因为在他看来,一旦形成某种固定的用法,就会堕入了形而上学的渊藪。这种对待“固定性”、“结构”、“理性”、“逻辑”的警惕态度,对受过正统理性教育的许多研究者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德里达认为,文本没有内在的、确定的意义,无论是先在于文本的作者意图,还是读者阅读之后形成的理解都不能决定文本的意义。意义只是能指符号相互作用的临时效果。阅读是一种历时性、开放的流动,文本的意义也不断流变、推迟,永远不能到达终点。

德里达对于文本阅读态度的主要特点在于两个方面:其一,重读大师的作品是解构思想得以迅速传播,并逐步进入主流思想视野的主要渠道。德里达极其重视经典文本、经典大师,通过与经典的大量对话、解构,来增强解构对于正统文本的冲击力。德里达阅读柏拉图、黑格尔、索绪尔、尼采、海德格尔、马克思等大师的文本是按照他个人的解构思维加以解读,反对整体性、逻辑性的系统解释,这种重读带有强烈的“解构性强制”色彩。其

二,德里达的这种文本阅读方式,特别重视文本词汇、句子、段落、意象片段、文集结构的“解构性意向”,突出从“边缘处”入手理解其中的一个比喻、词汇、段落对于整体文本和思想的意义。“边缘性解释”可以说是德里达解构文本的最为主要的特色。

因此,我认为解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视野,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对经典文本的重视,重读大师是一切思想创新的无法回避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坚持边缘而失去整体、中心,我们依然无法理解整个文本。解构性阅读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经典崇拜”的问题,但是剩下的阅读空间如何被填补呢?这是解构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三、关于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李振同志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我曾经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种态度需要克服:(1)对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的单一主体性态度。我们应当避免将马克思话语解释形成某种专断权,从而排斥了其他主体对马克思作重新解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2)对马克思主义阅读的单一视域和封闭态度。我们不能对马克思的文本采取一种先入为主的解释,而导致经典文本的教条、封闭、僵化;(3)对马克思主义持颠覆中心、主张多元化的态度。某些后现代主义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单调的“主体—客体”模式为名,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价值观、社会发展观。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国内对于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源于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必须肯定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时代意义,肯定它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在苏东剧变后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弹冠相庆时,作为解

构大师的德里达对马克思遗产的肯定,声称:“我们都是马克思的遗产继承者”这一明确的观点,在整个世界引起广泛的影响和共鸣,推动更多的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改变对马克思轻蔑、无知和误解的态度。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会认识到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明确针对的对象是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以及资本社会高唱赞歌、宣布社会主义已经终结的现实,它提醒人们要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要认识到马克思的幽灵并不会因为全球化、苏东剧变的影响而终结、消失;苏东剧变仅仅是以某种形体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消失,而马克思主义幽灵始终居住在现实世界中,向我们发出指令。德里达对于前辈的马克思表达了崇敬、钦佩的态度,提出“时代不能没有马克思”的命题,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德里达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的揭露是深刻的,对福山文本的驳斥是有力的,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现状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刻反思。资本世界的繁荣掩盖着大量的苦难的事实,资本和市场逻辑的强大力量支撑起资本主义的神话,而且由于苏东剧变的影响,这种神话进一步膨胀、放大,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一时代特征,对此发表意见。在这个意义上,要肯定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继承的基本精神,应坚持文本与时代、理论联系实际相结合的阅读方式,不能仅仅从马克思既定的结论来判定时代的性质。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如果仅从字面上看,《马克思的幽灵》所表达的思想,确实体现了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但德里达进入马克思的文本,事实上只是他解构理论的应用而已,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体是解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解构施展的对象和场地而已。从《马克思的幽灵》来看,

德里达始终没有确定对待马克思的合理标准。当德里达为资本主义终结论打入离心化的楔子时,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合理性证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只不过是德里达批判资本主义终结话语的一种工具而已。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是解构一切主流话语,他所批判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终结话语,而是以任何明确内容为规定性的理论话语,其中包括以“某种具体内容”确定下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现实世界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应该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科学的世界观”本身并不会永恒不变和绝对,其中的许多原理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其核心观点却是不会动摇的。失去了基本观点作支撑,是否还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是很怀疑的。

四、关于解构思想的时代命题

我自己对于德里达思想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只是拜读李振同志的博士论文,从中获得了不少启发。

我认为解构的功绩在于它提出了时刻警惕各种固定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对于自由思想钳制的时代命题,这是其最为突出的贡献。在重读经典的阅读实践中,应该对经典大师持一种什么态度是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解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和质疑的阅读态度,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某些相似之处。

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将许多经典文本、经典大师置于当代思想的视野之下,将各种文本并置、相互连接、彼此嫁接起来,彻底打破了对于文本边界、思想边界的固定性观点。所有的经典文

本、经典思想都应该被看成是我们的共同遗产，我们都欠了前辈的许多债务，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这种思想史的宿命。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就在于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资本、经济、物质、自由等对于时代建构的客观限制，马克思之所以具有不可超越的真理性就在于它比任何人都清醒地解释出资本社会运行的悖论性质，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也就在于其深刻地认识到这种特点。

另一方面，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最大困境在于其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它忽视了辩证法的真正价值。德里达不能像古代印度或中国的哲学家那样，直接将直觉和顿悟置于理性逻辑之上，而只能用“解构逻辑”来反驳传统理性逻辑的合理性。事实上这有很大的不足之处。即使读者领悟出德里达所传达出来的意思，也不是依靠“解构逻辑”的力量，而是他的暗喻或者文体风格。虽然德里达一再强调，解构、踪迹、书写、延异之类的解构术语不是概念，甚至不是词，但既然它们是用有形的语言表述出来，用有形的逻辑加以界定（拒绝界定也是一种界定），读者仍然只有把它们当作词和概念来看待才有可能理解。如果将解构与辩证法紧密的结合起来，解构的生命力或许更为强大。

解构思想的时代命题实际上与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相似：(1)逻辑命题缺乏论证的力度，主要以批判为主，建构的色彩比较少；(2)某些后现代理论对于经典理论的解读还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真正有建设性的后现代经典书籍还比较少；(3)现代与后现代的逻辑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尤其是落实到实践领域。“后”实际上并非只是一个时间修辞用法，而是具有逻辑性的词汇，其中的内涵缺乏填充；(4)后现代如何进入实践的主流领域，或者与传统的实践相衔接、转化，还缺少真正的举措。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最后一章关于解构思想自我辩护的论证与说明是必

不可少的，它反映出时代不同的思想家们对于解构思想的不同态度，以及解构对此的反应。

正因为如此，李振同志选择德里达“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博士论文，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联系起来，更带有很大的挑战性和学术风险。但是经过努力证明李振同志能够胜任该课题的研究工作。参加李振博士答辩评审的专家一致给予高度的评价。答辩委员会的决议书中指出，该论文“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和突破性，学术价值很高”，“该论文选题新颖、结构合理，资料详实，逻辑性强，是一篇高质量、优秀的博士论文”。这里或许带有老师对于学生的褒奖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该论文的价值与意义。

最后，我提出一点期望。由于德里达思想的研究是一项相当困难、有着多方面要求的课题，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思想结合起来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尽管作者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德里达原典的某些阐述还有一些不够明确，尤其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句子还需要进一步润色、加工；二是马克思文本阅读与德里达的文本阅读的比较还应该深入的挖掘，二人对于黑格尔的批判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三是对于德里达与现象学、结构主义、海德格尔、尼采等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更多的文章可做；四是论文的最后一章“关于解构的自我辩护”方面，对德里达的自我辩护成分还需进一步加强。因此，我认为，对于“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景广阔，作者还需进一步努力。

是为序。

序 二

俞吾金

我在1994年就开始关注解构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江海学刊》发表了《论马克思的解构思想》。现在就李振博士的《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出版之际,我将以前写的论文拿出来,与大家共同分析马克思思想所具有的解构特征。

人所共知,哲学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巨大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两种功能上:一是建构功能,它能用范畴之网编织出严密的理论体系,令人叹为观止;二是解构功能,它能以深邃的洞察力和批判力使传统的信念和教条在片刻之间毁坏无遗。所以,并不是西方出现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学说,哲学才具有了结构和解构的功能,恰恰相反,正因为哲学具有这两种功能,上述两种思潮才成为可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有条件来探讨马克思的解构学说了。

马克思使用过“结构”(Struktur)概念,但从来没有使用过当代解构主义者才使用的“解构”(Deconstruction)概念。然而,马克思的哲学却体现出巨大而深厚的解构功能。马克思以“怀疑一切”为座右铭,通过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占支配地位的传统观念的透彻的批判,确立起自己的哲学见解。但后人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时,更多地关注的是它的建构功能与体系结构,这就使马克思哲学的后一方面的功能被忽视,甚至被掩蔽起来了。这种对马克思哲学的解构功能的忽视所导致的